

堅持一生的禱告

作者	傑瑞·席哲 (Jerry L. Sittser)
譯者	趙燦華
出版者	美國麥種傳道會 地址：1423 Maple St. South Pasadena, CA 91030 U.S.A. 電話：(626) 441-5543 傳真：(603) 307-0243 電郵：info@akow.org 網站：www.akow.org
總代理	道聲出版社 (北美、港澳除外) 地址：台灣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 15 號 電話：(02) 2393-8583 傳真：(02) 2321-6538 電郵：tpublish@ms12.hinet.net
版次	二〇〇六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Copyrigh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S.A. under the title: <i>When God Doesn't Answer Your Prayer</i> © 2003 by Jerry L. Sittser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Zondervan, Grand Rapids, Michigan © 2006 by A Kernel of Wheat Christian Ministries 1423 Maple St., South Pasadena, CA 91030, U.S.A.
First Edition	June 2006
ISBN	1-932184-21-X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06 07 08 09 10 11 12 年次 ❖ 刷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紀念

黛珍·席哲

在禱告的功課上，她教導我良多
藉著她的生，也藉著她的死





目錄

Contents

〈致謝〉7

〈序〉11

第 1 章 | 神啊！你在聽嗎？.....15

第 2 章 | 真實禱告的精神.....37

第 3 章 | 神能接受我們的抱怨嗎？.....61

第 4 章 | 禮物——不蒙垂聽的禱告.....85

第 5 章 | 禱告發掘心靈.....109

第 6 章 | 不斷祈求的勇氣.....133

第 7 章 | 照著神的旨意禱告.....157

第 8 章 | 禱告不是關於我們自己！.....183

第 9 章 | 禱告改變我們.....209

第 10 章 | 史詩般的故事.....233

〈跋〉259





致謝

直到快要完成本書時，我才明白自己對於禱告的掙扎，對於禱告的瞭解，和對於禱告的堅定決心，都是來自同一個源頭——作為單親父親的經驗。十一年前，這個角色突然強加在我身上。

失去女兒黛珍後，我開始思考禱告未蒙垂聽這個問題，我下定決心：即使心中充滿懷疑和困惑，還是要持續禱告，因為我還有三個孩子要扶養。我和神抗爭，與神爭辯，向神祈求，等候神，把自己的要求在神面前攤開——也就是向神禱告——因為我已經失去一個孩子，希望另外三個能得到最好的。父親的身分在禱告上教導我的功課，是其他任何事都無法比擬的。

朋友、同事和編輯提供了許多的協助，使本書精益求精。惠沃學院（Whitworth College）宗教系的人員——艾吉民（Jim Edwards）、麥泰瑞（Terry McGonigal）、莫睿傑（Roger Mohrlang）和畢凱思（Keith Beebe）——讀了初稿，並花了一個晚上和我討論初稿的優缺點。他們和我都同感欣慰的是，最後的定稿比最初的草稿改善不少。惠沃學院禮拜堂的院牧麥泰瑞還徵求了十二名學生，幫忙閱讀草稿和修定稿，學生的意見也非常有幫助。

米泰然 (Terry Mitchell)、裴茱麗 (Julie Pyle)、柯泰德 (Ted Ketchum)、聶愷立 (Kari Neff)、梁茱娣 (Judy Lang) 和歐蓋克 (Greg Orwig) 讀了手稿，然後在一天晚上來我家進行深入的討論。和他們在一起的當晚，令我醒悟到自己居住的斯博廣市 (Spokane) 是個具有豐富文化的社區。孩子們以前的裸姆潘安蒂 (Andrea Palpant) 讀完一份草稿後，希望我深入探索禱告的奧秘。同輩學者龐盼可 (Pam Corpron Parker)、艾瑪莎 (Marcia Everett) 和孟恩思 (Bill Mounce) 也閱讀了一份草稿，並寫了詳盡的評論。從前的學生梁凱婷 (Christy Lang) 希望我重新思考第四章在神學上的細微差別。這些朋友促使我寫出更簡潔的散文，並且呈現出更清晰的思想。樊蒂娜 (Donna VanderGriend) 鼓勵我繼續努力，並讓我醒悟道自己原來能夠寫出值得一讀的作品。我的家人費黛安和費杰克 (Diane and Jack Veltkamp) 也在我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對於草稿提出很好的問題。

三位學生王大衛 (David Webster)、石蓋博 (Gabe Schmidt) 和奎安廷 (Adam Cleaveland) 提供了極大的協助，大為花了許多時間協助研究資料；蓋博打出註腳；安廷則

008

出現在此書故事裏的人物，都非常仁慈地允許我把他們的故事告訴大家，我非常感謝他們讓我寫出他們的經驗，也讓別人從他們的苦難中學習，因為他們的慷慨，我們因此變得更豐富，也更有智慧。

我的經紀人尚安 (Ann Spangler) ——經過這麼多年已



009

致
謝

經成爲我的好朋友——負責替我和 Zondervan 出版公司簽約，她也一直是個充滿創意的顧問、評論者和徵詢意見的對象。我的編輯樊珊琳（Sandra Vander-Zicht）始終對我鼓勵有加，在我最需要勉勵時勉勵我，一直對我有極大的期許。她對於優良作品的直覺總是使我感到驚異，我只希望自己能努力達到她的專業水準。Zondervan 的另一位編輯方芬菱（Verlyn Verbrugge）潤飾了手稿，並提出幾個有益的建議。陶堅民（John Topliff）和 Zondervan 的市場行銷團隊，也在過去數年大力協助我成爲成功的作家，本書是我在 Zondervan 出版的第三本書，我非常感激他們爲我所作的努力和投資。

我把黛珍深藏心中，她是本書的重心，從無片刻遠離我心，我獻上此書來紀念她。

010

堅持
一
生
的
禱
告



序

生命中最大的悲劇，不是沒有回應的禱告，
而是沒有獻上的禱告。

邁爾（F. B. Meyer）

基督教信仰方面的難題，一直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我們為甚麼會受苦？在未來看起來非常渾沌不明時，我們要怎麼發現神的旨意？但是對我而言，最令人困惑的問題恐怕是：神為甚麼不回應我們的禱告？這個問題令我苦惱，是因為禱告是基督教信仰中使我們覺得完全倚靠神的作法，如果神不回應我們的需要和請求，就會使我們感到非常失望。

我深刻思考這個問題，並且思考了許久，可是 1991 年我們家發生一個極大的悲劇之後，我更加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有回應的禱告突然成為攸關生死的問題。當時我知道：自己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會在未來的年歲中決定自己靈命路程的方向。

大多數禱告的人心中都有這個疑問，雖然他們很少承認，因為問這個問題似乎很不恰當，好像在領受聖餐時口出穢言一樣。然而，這個問題還是很重要，就某方面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經常在最軟弱的時刻才轉向神；

那時，除非神介入，似乎一切都會失去。當我們呼求神時，爲甚麼祂還是這麼遙遠、沉默和冷峻？如果神在我們最需要祂的時候不回應我們，那麼究竟爲甚麼要禱告呢？

這裏談論的沒有得到回應的禱告，不是愚蠢、膚淺的禱告，不是多想一下就可能不敢說出口的那種禱告。我多年來作了許多這種可笑的禱告。在棒球場的露天看臺看球賽，當比賽快輸了，我祈求自己喜歡的球隊能獲勝；匆忙趕路時，我祈求紅燈變成綠燈；狼吞虎嚥、大吃大喝之後，我祈求胃痛能過去。我們如果抱怨神不回應這種微不足道的禱告，是很可笑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的禱告對我們自己而言很重要，對神而言應該也很重要——一位鄰居的歸主、戒除酒癮、生涯規劃的引導、一個生病孩子的痊癒、飢餓民衆的食物。我們帶著虔敬、信心和悔罪禱告，好像關乎自己的生死存亡——當然，可能真是如此。我們向神祈求的事似乎非常正確和真實。如果環境使我們企望祂介入，神卻沒有行動，我們應該怎麼辦？當神似乎忽視我們最正當的禱告時，我們很難接受這樣的事實，我們更難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禱告。

012

堅
持
一
生
的
禱
告

如果要從聖經中找出我最喜歡的人物，那必然非使徒彼得莫屬。他是個在屬靈上虛有其表的人，也是耶穌門徒中最勇猛的一個。大膽而性急的他勇於冒險、接受挑戰、直闖險境，可是他也莽撞衝動、經常犯錯。他是耶穌最親密的朋友，也是最大的麻煩。

本書有一點彼得的個性，我無法用不帶情感的客觀視



野來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好像我是在進行一個科學實驗，而被實驗的對象對於我或任何人都無關緊要似的。不論我怎麼努力深思熟慮和保持客觀，我也會在這些篇章中掙扎。我別無選擇，因為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太重要了。

彼得是他那時代典型的猶太人，他熟讀詩篇。我不知道詩篇一百三十一篇對他有甚麼影響，我只能猜測：當他思考自己信仰的奧秘，並且成長為成熟的信徒時，詩篇對他會有深遠的影響。

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測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
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篇一百三十一篇提醒我們：在苦思一些難題時，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的極限。有許多我們可以學習的事物，但是也有許多我們無法得知的事。也許，神為甚麼不回應我們的禱告？這個問題甚至不是最應該問的問題，因為可能不會有簡單、方便，又顯而易見的答案。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

可能太奧秘高深；面對這種奧秘時，我們怎麼回應也許比我們最終能否找到答案更為重要。

禱告沒有回應，這個問題很敏感，好像搔著一直不癒合的傷口。過去一兩年在幾個公眾場合，我問了一系列的問題，想瞭解這個問題引起多深、多大的關切。我問過「這裏有多少人曾經向神禱告，但神沒有回應？」大多數人總會舉起手來。我問「你們當中有多少人會說：這些禱告是慎重而真誠的，應當獲得神的回應？」大多數人又舉起手。「有多少人會說：這些不蒙垂聽的禱告引發你們生命裏的屬靈危機？」毫不令人驚訝地，大多數人再度舉起手。

問這個問題很危險，我覺得自己好像站在大峽谷的邊緣，直視著下面無底的深淵，心中充滿恐懼和疑惑。我想後退到安全的地方，可是全身僵直在原地。因為我心裏想要、也需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發現自己不能不針對沒有回應的禱告問些艱難的問題。然而，我知道，這個問題的解答會造成威脅，一方面有可能讓我離開神，使我不想禱告；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讓我更親近神，使我更想禱告。

014 我發現自己並不孤獨，我認識的人多數都有相同的疑問、相同的苦惱，也站在相同的深淵邊緣。如果你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我邀請你和我一起來探索這個奧秘。

第10章

史詩般的故事

The Epic Story *

不是我們的禱告不蒙垂聽，
而是我們不接受得到的回應。

——佟闊天
(Kosti Tolonen)

2002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一位在地
下深處工作的礦工意外鑽通一個相鄰、
廢棄、淹水許久的礦坑，水高似牆，沖向工人正在工作的
通道，六千萬加侖的水以每小時六十哩的速度前進。工人
——其中的九個人——無法逃脫，水沖刷而來，他們都知道
只要再過幾分鐘就會被淹死。九個人當中的一個何德寧
(Dennis Hall)說：「令人害怕的是看著水漲高，知道你沒
有逃生之路。」水不斷高漲，直到水淹沒了他們的頭。

他們把自己綁在一起，使大家可以一起生存或一同死
亡，他們走到一個只有四呎高的小石洞，水還沒有淹到那
裏。他們一起擠在那裏，水舔著他們的腳，他們深陷在地
下兩百四十呎處，四周漆黑一片，又冷又濕。他們聞到不
好的空氣，心中想如果水不淹死他們，他們也會死於有毒
的氣體或體溫過低。

當救難人員把礦坑通道鑽開了個小孔，抽進了溫暖、
新鮮的空氣，他們開始充滿希望。礦工們敲打管線九次，
表示九個人都還活著，然後他們等待。時間緩慢地過去，
工人圍繞著六吋的洞，努力保持溫暖，並吸進新鮮空氣。
他們一次只用一支手電筒，並且一天只用幾個小時。

他們也分享彼此的看法。麥合立(Harry [Blaine]
Mayhugh)說：「任何能想到的事——你的家人、那天上班
前你最後對家人說的話。」他們給家人寫紙條，跟他們道
別。麥合立解釋說自己希望「寫紙條給我太太和孩子，要
告訴他們我愛他們。」有個人寫給他女兒：「我直到最後



都想著你。」他們盡可能互相鼓勵。麥合立說：「我們有時充滿希望，有時失望灰心。」「有人失望時，我們都努力讓他開心，然後你覺得失望了，其他人就鼓勵你。」

然而，有一次，他們幾乎完全失去希望。有幾個小時他們聽見大電鑽的隆隆響聲，電鑽在鑽開大得足以把他們拉出去的通道，突然那個噪音停止了，令人痛苦的寂靜持續了十八個小時，這段時間長得足以讓人覺得那個黑暗、冰冷、潮濕的礦坑就是墓穴。礦工們開始認為有甚麼非常不好的事發生了，也許救難人員放棄了，以為他們死了。

地面上有非常不同的景況。救難人員日以繼夜地工作，急著援救他們。停止鑽孔是因為電鑽的螺旋鑽斷了，必須更換，需要耗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同時，家人和朋友擠在一個鄰近的志願消防站——期盼、等待、彼此安慰。似乎每個人都在禱告，幾乎每扇窗戶都掛出標語：「為礦工禱告。」星期五在「眾聖徒天主教會」(All Saints Catholic Church)的燭光禱告會，吸引了三百人參加，支持者豎立了一個壇，壇上有九名礦工的雕像。

這個礦場離美國航空公司九十三號班機在九月十一日事件中墜毀的地點，只有十哩。那次事件機上四十人全部喪生，卻拯救了恐怖分子毫無疑問想殺害的其他不可勝數的人。那架蒙受惡運的飛機上乘客的家屬，寄給礦工的親友一封鼓勵的信，附近社區的人送來食物，全國都注意這件事，許許多多的人都為礦工的獲救禱告。

等待許久之後終於恢復鑽洞，令當地和全美國的人——

就不提礦工們自己！——感到驚訝和鬆口氣。救難人員最後找到那些人，把他們安全拉上地面。幾乎每個工人都說是神的恩典使他們能生還，他們說：神答應了禱告。一位礦工的朋友兼鄰居說：「礦坑可以變成地獄，可是也可能發生神蹟。」附近一家餐廳的老板評論道：「我們一開始覺得好像有人一巴掌回絕了我們，後來卻知道我們的禱告得到答應。」

可是，當地一位建築工人把解脫和感激的感覺總結得最好。「你以為事情就是這樣，悲劇是人生的一部分。像這樣的事確實能改變你對事物的看法。」¹

面對最壞的情況

我嘗試想像自己是那些礦工，寂靜的十八個小時一定幾乎令人無法忍受，像等待處決。鑽洞停止了，似乎救難人員放棄了，礦工們覺得完全寂寞、孤獨、被遺棄，他們遲早會死亡。充滿痛苦、不安和恐怖的十八個小時，在地底下兩百四十呎，在他們一定覺得像地獄的地方。

236

而他們只能等待，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等，等待救援的

¹ Dirk Johnson, “Miraculously, ‘All Nine Are Alive,’” *Newsweek* (August 5, 2002), 28-29; “As Waters Rose, Pennsylvania Miners Wrote Words of Love,” *Spokesman-Review* (July 29, 2002), A8; “This Time, Region Gets Happy Ending,” *Spokesman-Review* (July 29, 2002), A8。



到來，如果真會有任何救援到來的話。但是，這九個人從來沒有停止相信，不論機會是多麼渺小。他們預備了要面對最壞的情況——死亡。但是，他們盼望、祈禱有最好的結果——獲得拯救。

十八個小時不算長，除非你被陷在地下兩百四十呎處，預期隨時都可能因淹沒、體溫過低、或窒息而死。在這種創痛中，時間變成相對的，我確信十八個小時會像十八天，甚至更久。

在我們生命的某個時刻，我們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應許和完成應許、說出禱告和回應禱告之間的一段時間，可能看起來非常漫長，長得無法繼續盼望並堅持禱告，可是有時候這正是我們必須作的事——繼續盼望和禱告，繼續十八個小時、十八天、或十八年，甚至似乎沒有理由要繼續時，我們仍然要繼續。

說是比作容易。在我成年後，我忍耐了許多不同的階段，尤其在玲德死後，我必須在裏面幾乎沒有剩下一絲信心氣息的情況下，等待、盼望、並禱告，好像我氣息微弱，必須大口喘氣，才能相信神還是與我同在。

我想到特別的一件事。意外之後一年，我接到親戚寄來的許多篇文章，目的是希望我為最壞的可能作準備，但也幫助我定下使家人能夠恢復平靜的方法，那些文章陳述了社會科學界有關失去母親對於子女的長期影響的研究。那天晚上我完成我們平常的睡覺常規，清理了廚房，放了佛瑞（Faure）的安魂曲（*Requiem*），然後跌坐進我最喜歡

的搖椅。我只在那裏坐一下，想藉此集中精神，作還需要作的十件事中的一件事。

然後，我記起那些文章，開始帶著奇怪的不祥預感讀那些文字。我得知童年失去母親的影響常是具有毀滅性的，尤其在兒童成年後。幼小喪失母親的兒童容易沮喪，很難發展長期的親密關係，一生也經常充滿失敗，不斷換工作和變動人際關係。

我呆坐在那裏，覺得自己陷入絕望的深淵。「無論我作甚麼或多麼經常禱告，情況都對我非常不利。我只能期盼一生充滿痛苦，血淚將永遠不會停止。」在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的孩子註定面對一生的苦難——學校表現不佳、沒有朋友、離婚、長期的沮喪。我必須盡全力才能繼續相信已經發生的悲劇不會決定一切，我們全家的命運不會就如我在那些文章中所讀到的黯淡淒涼的統計數字。那晚我消沉失望，如此持續了一段時間，我為最壞的情況而緊張。

不是那樣回應

238

如果我們必須等待很久——時間長過那些礦工的等待，甚至長過我的等待——禱告才能獲得回應，並且看見神拯救我們生命的跡象，那怎麼辦？一個選擇當然是假設神根本不會回應我們的禱告，所以我們應該放棄禱告。

可是，還有一個選擇，也許根本沒有不蒙垂聽的禱告。我們解釋成「不回應」其實可能是「不是那樣回應」或者



「還沒有回應」。換句話說，等待可能是必須的、有創意的、也有用的，像看著森林逐漸從大火的蹂躪復元，直到變得比以前更為美麗。

我們認為禱告不蒙垂聽，並不表示神也這麼認為。同樣的，現在禱告不蒙垂聽，並不表示下個月、明年、或下個世紀也不蒙垂聽。

有時候，我們想得很狹小，像嬰兒的世界只有搖籃那麼大。我們假設自己知道甚麼對自己最好，因此影響了我們怎麼禱告和甚麼時候停止禱告，可是生命的景觀遠比我們的視線允許我們看見的大得多，尤其在禱告這方面。禱告時，我們必須想著那更大的景觀，好像我們是個探險家，知道肉眼看得見的山脈之外還有別的天地。我們根據自己眼前的情況，覺得對自己有益的事物，可能最後發現根本不好。一切只在於觀點。

和許多人一樣，鄉村和西部歌手葛司·布魯克斯（Garth Brooks）在他的歌〈不蒙垂聽的禱告〉（Unanswered Prayers）裏探索了這個看法。他在歌裏回想自己畢業多年後，觀賞高中母校的足球比賽，在那裏遇見從前高中時代的情人，自從畢業後就再也沒有見到她。他把太太介紹給她，然後嘗試說些親近的話。他的心思漂浮到許多年以前，當時他



也許根本沒有不蒙垂聽的禱告。我們解釋成「不回應」其實可能是「不是那樣回應」或者「還沒有回應」。



只想跟她結婚，每晚祈禱「神會讓她屬於我」。他記得自己想如果神應允他這個願望，他就「永遠不再作別的要求」。

可是，二十年後遇見她使他清醒，她完全不像過去看起來那樣，是個「天使」。他們嘗試回憶，可是幾分鐘後談話就結束了，最後她走開，然後他看看自己的妻子，是神賜給他的聖潔禮物，他明白了神用遠超過自己渴望和期待的方式，回應了他的禱告。

有時候我為不蒙垂聽的禱告感謝神

切記：你和樓上那人說話時

他可能沒有回應，但不代表他不關心

神最好的禮物，有些是不蒙垂聽的禱告。

如祈克果所寫：「這正是我們的安慰，因為神回應每個禱告，祂不是賜給我們所求的，就是賜給我們更為美好的。」²

1530 年代初期的某天，加爾文安靜地歸向了基督徒信仰。他已經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和有著作出版的作者，計劃從公眾生活中隱退，專心從事學術上的研究。1536 年前往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時，加爾文為避開某個小戰爭，被迫改道經過日內瓦。在日內瓦的宗教改革領袖之一法蘭勒（Farel）聽說他會在當地的旅店住一晚，便去見加爾文，

² Charles E. Moore, *Provocations: Spiritual Writings of Kierkegaard* (Farmington, Pa.: Plough, 1999), 34。



並且請他留在日內瓦協助組織最近剛成立的改革宗教會。加爾文拒絕了，因為這件事不在他的計劃中。法爾勒強迫他，堅持請他留下。最後，法爾勒威脅加爾文說，如果加爾文不對那裏的工作有所貢獻，他會遭到神的譴責。

所以，加爾文留在日內瓦，結果他的餘生都在那裏度過，除了有一段短暫的三年期間，有個敵對的市議會逼迫他離開。他在那裏待了二十五年，因為一個偶然遇見法爾勒的機緣，他的生命進程不是按照自己所計劃的，不是他所想要的，不是他打算的，可是這是賜給他的。奇怪的是，他從來沒有如此禱告，卻獲得這個回應。


加爾文也明白，但是只在回顧自己待在日內瓦的許多年後才明瞭。猶如他在《詩篇註釋》（*The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Psalms*）一書的序言中，他寫到有關自己早年的事奉經歷：

因為個性具有某種不成熟和害羞，使我總是喜愛陰影和隱退，於是我開始尋找某個與世隔絕的角落，可以從大眾的注目中退開，可是完全不能達成我渴望的目標，我所有的隱居處都有如公立學校。簡而言之，我最大的目標是過不為人知的隱居生活，神卻引領我經過不同的轉折和改變，祂從來沒有允許我在任何地方休息，直到祂把我帶到大眾面前，不管我的天性如何。³

³ John Dillenberger, *John Calvi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Ann

住在日內瓦的那些年，加爾文的講道幾乎包括了整本聖經，他講道的筆記提供他寫作註釋書的材料。他開始參與日內瓦的政治活動，協助寫出該市的憲章，帶動蠶絲工業，創辦一所學院，和宗教改革的領袖建立深刻的友誼，也在某個運動的草創階段提供指導。他造成的影響持續到現今。

如果加爾文拒絕在日內瓦的教會作牧師和領袖，那個教會會在哪裏呢？但是，加爾文並沒有渴望、計劃、或想要

—————

不是禱告不蒙垂聽，也許只是我們不想要、不能預見、和不願祈求的回應。

成立這個教會，他不會認為成立教會是神對他禱告的回應，可是至少我很高興，也很感謝神用他沒有期待或渴望的方式，回答了他的禱告，我們因此更豐富，也更得智慧。

不是禱告不蒙垂聽，也許只是我們不想要、不能預見、和不願祈求的回應。我不是說我們永遠不應該禱告，因為我們的禱告可能會在哪方面出錯、偏離目的或方向錯誤。我們禱告時很難不懷抱期待。畢竟，我們禱告時的確有所求，也確實應當如此。我們可以、也應該為心中的渴望而禱告。

然而，我建議我們要帶著彈性和膽量禱告，要輕鬆面對



我們的期待，要尋找神回應我們禱告的跡象，而神回應我們禱告的方式，可能與我們的渴望和祈求不同。從我們有限的觀點來看是不蒙垂聽的禱告，從最終的、更大的參照觀點來看，卻可能是個獲得回應的禱告。神對我們的要求說「不」，也許是因為祂希望給我們不同的、結果是更好的東西，雖然可能起初看起來不是如此。

哈列斯比認為：如果神有任何可以超越我們要求的作法，祂會採行，雖然哈列斯比知道神這麼回應禱告會讓我們覺得禱告不蒙垂聽。以路德為例，哈列斯比寫道：「正像路德所說：『我們求銀子，但神往往給我們金子。』每一次，耶穌看見祂可以給我們的多過我們知道要祈求的，祂就多給。而且，爲了這麼作，祂對待我們的方式往往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⁴

還沒有回應

我的禱告像個短篇故事——只需快速、簡單的閱讀，沒有幾頁，情節簡單，線索清楚，可是神希望我的禱告像史詩，開展出偉大的場景，也涵蓋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如果從救贖的歷史學會一件事，那就是神拯救的工作需要許多時間和空間。神要作的事遠超過眼睛所能看見、頭腦所

⁴ O. Hallesby, *Prayer* (Minneapolis: Augsburg, 1994), 106 = 哈列斯比著，顏路裔譯，《禱告》，113。

能想像，我們不能著急，神有祂自己的時間觀，通常當我們覺得應該快時祂很慢，我們覺得應該慢時祂很快。

就舉彌賽亞為例，我們從中可以學到神的時間觀。為甚麼神要等這麼久？誰知道呢？可是當條件一旦成熟，耶穌就降生在一個小鎮，過了三十年的凡人生活後，開始了僅僅持續三年的公開事奉。在那三年裏，耶穌步調猛烈快速，而那只是為祂生命最後幾個星期的異常急速暖身，因為整個人類的命運和世界的未來正在危急未定的警要關頭。

在耶穌來到以前，似乎神有許多時間，然後一旦耶穌降臨，就幾乎迫不及待。救贖的歷史慢跑了幾個世紀，像匹疲倦得幾乎無法行走的馬，然後突然加快速度，像子彈從槍管飛出。無計其數的人曾經為彌賽亞的來到禱告了數世紀，最後他們的禱告得到回應，雖然他們大多數人都早已離世。稀有的幾個得以看見耶穌，認識祂，也跟隨他，即使在那個時候，也有許多人沒有認出祂是誰。

或者以早期教會的成長為例。當教會初成立，羅馬的權勢接近全盛時期，羅馬城閃閃發光，宮廷為世界所羨慕，皇帝有錢、有權，也腐敗。如果《時人雜誌》（*People Magazine*）和《新聞週刊》（*Newsweek*）存在於當時，會在一期期的專題報導中報導羅馬及其人民的富有和華麗。

沒有人會對基督教的運動多加留意，而基督教是從羅馬帝國的落後地區巴勒斯坦開始的，先在低下階級和無權無勢的人群中傳佈——奴隸、婦女和外國人——也傳給較有



權勢的人。和羅馬相較，這個運動是渺小、不重要，幾乎是微不足道的，經過了數世紀，這個運動才站穩腳跟，但是這個初具雛形的運動最後進佔了羅馬帝國的世界，並且環繞了整個地球。當羅馬

敗亡時，教會待命填補真空，開始時像一粒芥菜種子的運動，成長為參天大樹，誰能預見這樣的事？

等待回應很難，尤其是在我們為攸關重大的事禱告時，然而耐心和堅

持仍舊是禱告的先決條件。我們決定放棄時，神可能剛開始暖身；我們認為有個禱告不蒙垂聽時，神可能剛準備作回應。

許多著有禱告方面的經典著作的作者，一再提醒我們面對神要有耐心。富司迪勸告我們：「人們常說他們的禱告不蒙垂聽；其實是因為他們缺乏耐心，他們沒有給神回應的時間。」⁵ 哈列斯比補充說：「我們總是太缺乏耐心，在禱告時也不例外，尤其在我們自己或我們摯愛的某個人有緊急需要時更是如此。」⁶

⁵ Harry Emerson Fosdick, *The Meaning of Prayer*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15), 119。

⁶ O. Hallesby, *Prayer* (Minneapolis: Augsburg, 1994), 51 = 哈列斯比著，《禱告》，52。

認識救贖的歷史

神對歷史的計劃，比眼界最開闊的理想主義者的看見都還要宏偉盛大，能炫惑眼目、震驚心思。我發現認識救贖的歷史使我能更有知識地禱告，就像有地圖帶領你進行長途、危險、令人興奮的旅程。

救贖歷史的大綱很清楚明白。神創造了世界，說世界很好，世界是美麗、和諧、而完整的。但是，亞當和夏娃反叛了神，他們的叛逆啟動了一系列的邪惡，敗壞了一切——人類和神的關係、人類的群體、自然的世界，甚至社會的機構。所以，神著手恢復世界，修補破缺，使一切再變為好。祂發動救贖的計劃，救贖故事的重點都記錄在聖經裏。

救贖的故事告訴我們要怎麼禱告，我們必須具彈性、有耐心，尤其是必須有遠見。以路得的故事為例，那個故事大概發生在主前一千一百年。拿俄米和她丈夫不能在遭遇饑荒的以色列境內小鎮伯利恆生活，所以他們決定搬到外國摩押去，在那裏仍然與以色列人保持友善的關係。他們在那裏住下，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兩個年幼的兒子長大成人並結了婚。拿俄米以為自己會終其一生住在摩押，身邊滿是親愛的家人。

可是，料想不到的是，她的丈夫去世，然後她的兩個兒子也去世，對命運感到憤懣的她決定搬回伯利恆，在那裏尋找謀生的機會。她在兩地的前景都很黯淡，可是如果



她會變得貧窮、悲慘，她覺得最好是在自己的家鄉。她禁止自己的媳婦與她同行，因為她知道如果她們留在摩押，比較有機會再嫁人。有個媳婦俄珥巴留在摩押，另一個媳婦路得卻拒絕離開拿俄米身邊。

所以，拿俄米回到伯利恆，她忠實的媳婦路得陪伴著她。這時拿俄米已經改名為「瑪拉」，是「苦」的意思。她覺得完全沒有希望，也完全無助，懷疑自己沒有丈夫、財產、工作要怎麼生活。為了避免挨餓，她讓路得到麥田裏拾麥穗。

在田裏工作的一天，路得遇見波阿斯，他年老、富有，是拿俄米的親戚。他仁慈地保護路得，最後他向路得求親，他們結了婚。這樣的婚姻可能不是路得所曾渴望的，可是這是神所要的，在這個故事裏，這個婚姻真正是天賜良緣。路得懷了孕，生下一個兒子，名叫俄備得。俄備得結婚後，他妻子生了個兒子，名叫耶西。多年後，路得和拿俄米逝世許久，耶西結了婚，他的妻子生了八個兒子，其中之一是大衛，他成為以色列的王。可是，故事還沒有結束。幾個世紀之後，路得的一個子孫生了個兒子，名叫耶穌，他成為世界的救主。

路得皈依了拿俄米的宗教，拿俄米的宗教就是以色列人的宗教。像任何虔誠的以色列人一樣，拿俄米很可能時常禱告。對拿俄米來說，禱告一定如同向星星許願般徒勞無益。拿俄米和路得必須等待，而且遠遠超過十八天，才能看見自己的禱告獲得回應。故事的結局是幸福快樂的，

我們可以確信。拿俄米恢復了從前的生活，路得找到一個丈夫，波阿斯娶得一個妻子，而且生了一個嬰兒，是每個人都寵愛的。

這仍然不是故事的結局，要經過幾個世紀以後，真正的結局才開始。路得不會知道未來發生的事，不會明白神救贖世界的計劃，不會認識耶穌；然而，耶穌是波阿斯和她結合的結果。這就是神最後對她禱告的回應。路得的故事告訴我們：禱告時，我們必須思想遠大、大得像部史詩，並且運用我們的想像力，擦亮我們的眼睛，注意看神使用奇妙的方法來救贖世界的跡象。

清教徒牧師和靈修作家麥克定（Cotton Mather）認為：直到進入天堂，我們才會看見我們的禱告的全部影響。我們現在是憑信心禱告，並且經常出於無知，只有神知道一切將如何配搭，互相效力。

到達天上的世界時，我會收取在這裏所有委身的豐盛收穫，聖靈完美記載了我所有的禱告，那時會在我面前堆積帶著美好恩典的回應，那許多回應遠超過我所能看見或想像的。啊！讓祂堅強的信心使我過充滿禱告的生活，使我的禱告充滿生命，也使我在撒種的時期能勤奮，並有充分的時間撒種。⁷

⁷ Cotton Mather, *Diary of Cotton Mather (1709-1724)*(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22:243。



我們如果給神時間，祂通常會作出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大、更好的事，甚至連童話故事都黯然失色、索然無味。

對於禱告的驚人回應

我在第一章說過許多故事，都是關於人因為神沒有回應他們的禱告而覺得失望的，他們——米保博、彼德和淑麗、安德、和我自己——的故事，強調了禱告不蒙垂聽是多麼令人感到痛苦。每個例子的結果都非常慘痛，至少慘痛了一陣子。

可是，最後發現慘痛並不是永遠的。米保博為五位年輕宣教士的蒙保守而禱告，他們企圖和隱

蔽在南美洲叢林裏的偏遠部落進行第一次的接觸，五個人都被部落的人謀殺了，損失這五位宣教士是個令人悲痛的慘劇。

多年後保博參加一個在歐洲舉辦的國際會議，是為世界各地傳福音的宣教士所辦。他在電梯裏遇見一位老朋友，老朋友介紹保博認識一位從南美洲來的宣教士。在他們的談話中，保博得知那位宣教士是奧卡族印第安人，他們以前殺害了他的朋友吉姆·艾略特和與他在一起的四個



我們如果給神時間，祂通常會作出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大、更好的事，甚至連童話故事都黯然失色、索然無味。



人。保博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好像看見主的顯現。他的禱告被奧秘地回應了，雖然不是按照他的祈求、預期、或渴望。奧卡族印第安人之所以成為基督徒，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為那五位宣教士的死亡。證明就站在保博的眼前。

彼德和淑麗在教會領袖的某種壓力下，臨退休前選擇辭職，因為如批評他們的人所說，教會缺乏遠見、成長得不夠快速。雖然他們禁食、禱告，神沒有按照他們的希望回應，他們認為神背叛和放棄了他們。

可是他們的故事並沒有到此就結束，神繼續推動祂的救贖計劃。彼德和淑麗加入「學園傳道會」(Campus Crusade)，專門負責關懷牧師。來回橫越加拿大和美國，彼德和許許多多失望、疲憊、和受傷的牧師談話，神開始引發「綠洲退修會」(OASIS RETREATS)的事工。現在四年多後，這個退修牧養工作為那些因衝突、背叛、失敗和損失受傷的牧者，提供一個安全、調養恢復的地方。來自二十九個不同教派的許多參加過「綠洲」退修會的人，有很多人曾經感謝這個退修會對於他們的個人生活和牧會工作的影響。有一位發言說：「如果沒有『綠洲』，我們今天不會繼續牧會。為神賜給你的痛苦感謝神，沒有那痛苦，你不會成立『綠洲』」。

彼德和淑麗現在說：「神把邪惡轉變為美善，祂把我們的灰燼變成美麗的東西。祂確實回應了我們的禱告，只是祂有個和我們的想像不同的回應，這個回應是好的。」

安德的故事還在開展。他申請簽證，已經被拒絕了三



次。後來他加入了一個在奈洛比的興盛福音派教會。在過去十年，那個教會成立了許多衛星教會，在奈洛比貧民區成立了兩家醫療診所，安德成爲那裏的見習生。兩年前我遇見那所教會的牧師，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對我說：「我看見牧師在你們文化裏的工作，你們雇用他們，把他們當作教會裏正式的基督徒，然後他每個星期天爲你們工作，你們讓他作所有的事。我要幫助在我的教會裏的人活得像基督徒。他們對神和祂的工作是跟我一樣重要，我要建造門徒。」

也許安德爲接受最好的教育所作的禱告其實已經獲得回應，他不需要搬動，他在那裏就得到他所需要的。

我在車禍中失去一個孩子黛珍，那個經驗非常慘痛，可是我有另外三個小孩倖存。自從意外發生後，我很榮幸能作個單親父親扶養他們，我是跪著養育他們的。現在十一年後，我可以說神回應了我的禱告，他們是非比尋常的人——他們確實因意外受到創傷，可是也被恩典所環繞。他們已經走在成爲堅強基督徒領袖的路上，扶養他們是個榮幸和喜悅，神是好的。

神沒有回應我們的禱告，至少沒有按照我們的祈求回應。保博失去殉道的朋友，彼德和淑麗失去他們的教會，安德失去在美國求學的機會，而我失去三個家人。這些損失是無法恢復的，我拒絕掩飾其嚴重性，痛苦的深廣度實在太大，我無法簡單、方便、或合理地解釋這些悲劇發生的原因，也沒有神奇的安慰劑能立刻撫平多年後仍舊存在

的傷口。痛苦就是痛苦，不管我們是否反抗、逃避或順服。

但是，我們的禱告也獲得回應，雖然不是按照我們所能想像的方式。禱告似乎就是這樣，很少一矢中的，射出的箭轉彎、彈跳，甚至似乎無法射到目標，可是最後會擊中目標，雖然是在誰都無法預測或預見的方法。禱告最後寫出的是史詩，不是短篇小說。

「我要差遣你」

禱告很危險，因為神可能選擇藉著我們來回應我們自己的禱告。我們不可能冷淡、無動於衷地禱告，我們就是自己生存和祈禱的屬靈系統中的一環，神會怎麼回應我們的禱告，其實可能需要我們的參與，我們可能成為我們禱告的某個問題的部分解決之道，我們可能就在我們尋找的答案之中。神救贖的計劃會包括我們，不會繞過我們。

以摩西為例。他在埃及一切榮華富貴中成長，可是他永遠無法忘記自己的血統背景。他是希伯來人，奴隸之子，雖然他住在國王的皇宮裏。他永遠無法不思想自己要歸向哪裏、屬於哪個團體、或者應該信仰甚麼。有一天他漫步離開皇宮，去就近察看自己的同胞希伯來人，他看見一個埃及人打一個希伯來奴隸，他非常生氣地殺了那個埃及人。他的罪行被人知道，他必須逃走。他橫越大沙漠，最後在另一個地方找到避難所，並重新開始新的生活。他結婚、生子、作個牧羊人，他找到了安全和穩定的生活——他



這麼以為。

可是希伯來人繼續受奴役之苦，他們向神呼求能獲得拯救。神聽見他們的禱告並回應他們。同時，摩西決定在「神的山」附近放牧，也許他想知道有關那個地方的無稽之談是真是假。在那座山上，他看見喚醒他好奇心的東西。荊棘著了火，但是荊棘沒有被燒毀，他決定察看一下。

他被所見吸引，向前走近，便聽見從天而來的聲音：「摩西！摩西！」因為感到畏懼，他俯伏跪在神面前。神又說話，告訴摩西自己是向摩西的祖先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顯現的同一位神，祂是摩西祖先的神，祂關心自己的子民希伯來人。「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可是，神還沒有說完，祂聽見自己子民的禱告，找出問題，也表達自己的憤怒和關心，但是祂還沒有提出解決之道。祂對摩西說：「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突然，摩西發現他祖先的神和他同胞的神也是他自己的神，神要藉著他回應百姓的禱告（出埃及記三 1~10）。

這會讓我們驚奇嗎？我對歷史的研究提醒了我：禱告的人最後通常會變成事奉、犧牲和造成影響的人；也許，他們的禱告將他們投入行動中。最近我開始閱讀宣教士的傳記，想多知道一些有關西方宣教士在十八和十九世紀，

對於教會在世界各地成長的貢獻。我發現這些傳記不只說到宣教和宣教士的故事，也向讀者挑戰，使他們能欣然接受這些勇敢的男女的遠見。

有個主題不斷在這些書中浮現，像戴德生、施瑪莉、史艾達、和施達德，* 都為世人能獲得拯救禱告，但不久，他們就發現自己前往某個異國，為自己禱告的理由獻身。他們成為對自己禱告的回應的一部分。

戴德生是著名的「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在中國工作了幾年，卻未見成效，只得灰心地回到英國。這些年被他的兒子和媳婦稱為「隱藏的歲月」，似乎讓戴德生無法實現宣教的夢想。他禱告求神幫助和拯救，卻沒有得到任何他所祈求的。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後，他發現了原因，為他寫傳記的人們談到他的這個發現：

可是，當禱告不再帶來拯救時，真正的關鍵時機便來到，但這卻似乎使他更加堅持完成原本使他退縮的行動，因為他開始從那本開啓的書（聖經）裏面看見：神可以使

* 編按：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中國內地會（現名「海外基督使團」）創辦人。施瑪莉（Mary Slessor），1848-1915，一生在非洲宣教的蘇格蘭女子，被人稱為「蠻荒白后」（White Queen of the Cannibals）。史艾達（Ida Scudder），1870-1960，一生在印度從事醫療宣教。施達德（C. T. Studd），1862-1931，著名的劍橋七傑之一，環球福音會（WEC）創辦人。



用他——就是他——來回應他自己的禱告。⁸

我著手寫這本書時，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繼續在中東互相殘殺，大多數美國人明智地選擇遠離以色列，害怕身藏自殺炸彈的人引爆炸彈時他們恰巧在那裏；可是不是每人都這麼作。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的學生貝美蘭（Marla Bennett）選擇留下來，即使有未知的危險。她寫了一篇有關自己經歷的文章，登載在 2002 年五月十日的《聖地牙哥猶太人出版傳統》（*San Diego Jewish Press-Heritage*）。

知道自己可能死亡，尤其是走過公共場所時；然而，美蘭還是選擇留在以色列，因為她希望成為解決問題之道的一部分。她寫道：「至少，如果我在這裏，我可以扮演主動的角色，嘗試恢復破碎的一切。我可以志願探訪受到恐怖主義影響的以色列家庭，我可以為捐贈巴勒斯坦家庭的食物籃放進食物。」雖然她同意自己親愛的人催促她離開的看法，卻還是決定留下。「這裏是很危險，我感謝他們的關心，可是現在全世界我最想待的地方就是這裏，我可以坐在前排親眼目睹以色列人的歷史，我是以色列人為生存而奮鬥的一部分。……我知道這個奮鬥是值得的。」⁹她在

⁸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Hudson Taylor's Spiritual Secret* (Chicago: Moody Press, 1989), 110 = 《屬靈的秘訣：戴德生信心之旅》（香港：海外基督使團）。

⁹ Marla Bennett, "Front-row seat for Jewish history," editorial in *The*

2002年七月三十一日死亡，一個巴勒斯坦人在大學中引爆自己。

禱告不僅如貝美蘭所說的讓我們坐在前座，也把我們放在舞臺上。我們成為神救贖工作的演員，因為神會以某種方式使用我們來回應我們自己的禱告。

因此，禱告是不安全的，我們的禱告會把我們推進行動中——進入人際關係、理想、機構、衝突和需要裏——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奉獻時間、資源，甚至我們的生命。我們祈禱

—————
禱告是不安全的，我們的禱告會把我們推進行動中。

得到的回應會包括我們、改變我們，也會調整我們生命進程的方向。如果我們為和平禱告，我們必須成為促進和平的人。

—————
如果我們為正義禱告，我們會被迫擁護正義的主張。如果我們為世人的得救禱告，神會給我們機會來分享福音。

我們大多數的禱告不能達到目標，是因為我們禱告得太小心翼翼、太保守。我們希望問題消失，可是不見得想要解決問題；疾病繼續惡化時，我們只希望症狀改善；我們希望緩和衝突，卻還是沒有處理根本問題。我們渴望的是方便快捷和安全保險。

但是，神有更遠大的想法。祂計劃拯救世界，祂也會



在拯救世界的過程中使用我們，所以我們必須這麼禱告。

那九位礦工必須在那個礦坑裏待十八個小時，以為援救工作已經停止，因為救難人員已經失敗，或者因為救難人員已經放棄，他們必須與不好的空氣、寒冷、潮濕、黑暗和失望奮鬥；令人驚奇的是：他們繼續盼望和禱告。他們不知道地面上發生甚麼事，地面上如我們所知的，是與他們想像的完全不同，因為救難人員不眠不休地工作，盡最大的力量要救出那些礦工。

他們的故事是我們的故事，我們也必須禱告，用我們所能鼓起的一切膽量和大無畏的精神，不論我們必須為回應等待多久，也不管我們覺得多麼疲倦和受傷，因為神會回應我們的禱告，也許不是用我們希望的方法、或照我們希望的時間，可是，卻是用我們靈魂深處真正渴望的方式。

討 論 問 題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回想一些你必須等待許久、禱告才獲得回應的例子。對於要等這麼久，你有甚麼感覺？
 2. 你可以想到一些例子，神回應你的禱告，雖然不是照著你所希望和預期的，卻更美好？
 3. 為甚麼神的時間表和我們的非常不同？等待會對我們有益嗎？為甚麼？
 4. 當我們開始為神的救贖計劃禱告，而不是為我們個人的渴望禱告，會發生甚麼事？這操作會如何影響我們對神回應禱告的看法？
5. 禱告為甚麼是件危險的事？
6. 神會怎麼使用你來回應你自己的禱告？



跋

我們為蒙垂聽的禱告所流下的淚
比不蒙垂聽的禱告更多。

德蕾莎修女

我在序言中提到使徒彼得，現在再回頭談他。彼得性急而大膽，會一口承諾，可是不見得總是能信守諾言。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彼得宣稱他會和耶穌一起死，即使其他使徒都逃逸躲避。可是，耶穌針對他的冒昧，告訴彼得說他會三次否認耶穌；在幾個小時以後，彼得果真這麼作了。當被指認為耶穌的門徒之一時，彼得屈服於壓力，發誓自己從來不認識耶穌。他心中充滿羞愧和懊悔，痛哭失聲。

可是，彼得的失敗不是最後的結局。耶穌復活後，藉著一個問題，恢復了祂和彼得的關係：「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小羊。」耶穌又問了兩次相同的問題，好像是給彼得機會，改正他之前的錯誤。

彼得覺得無法承受，他剛面對了自己的缺點和軟弱，

知道單憑言語不代表甚麼。好像是哭求幫助似的，他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他不是說他完全認識自己，反而承認耶穌才是對他無所不知的，在那一刻，他明白了耶穌比他更認識他自己。彼得瞭解耶穌有權問所有的問題，並鑒察自己內心最深之處。彼得只能說：「你是無所不知的。」

神確實無所不知，包括知道與我們有關的每件事，或許這就是禱告不蒙垂聽這個問題最後的、真正的答案。我們

神確實無所不知，包括知道與我們有關的每件事，或許這就是禱告不蒙垂聽這個問題最後的、真正的答案。

可能永遠不知道神為甚麼不回應我們的禱告，神可能看起來遙遠得像永恆，不公平得像惡魔，無法理解得像無限，可是祂還是神——良善、有力，並明智。神是主動者，即使在我們禱告的時候，也是祂

主動。祂回應發自心靈的禱告，因為是祂先把禱告放進我們心中，然後把禱告呼召出來。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這首詩作了完美的總結：

260

堅
持
一
生
的
禱
告

如果我忘記，
神卻依然記得！如果我的雙手
停止抓緊，神聖的手卻依然
緊緊抓住我，使我不能跌倒；



有時我疲憊，甚至無法呼求
祂的幫助，祂依然洞悉
我心中沒有說出的禱告，並除去我的憂愁。

十一年前我失去黛珍。那天我還為她得蒙保守而禱告，可是不知出了甚麼差錯。我現在也不比十一年前更知道她為甚麼會死，這對我是一個可怕、令人困擾的謎。

可是，我從來沒有停止禱告，即使在意外發生後那些最黑暗的日子。起初，我禱告是因為習慣，有時候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禱告，但是我還是繼續禱告。然而，現在我因為深刻的確信而禱告。

諷刺的是：我還是繼續為我的孩子們得蒙保守而禱告，就像我在意外發生之前所禱告的。我們不再遵照從前的就寢規矩，我想他們已經太大了，他們必須學習自己禱告。我們仍然每個星期全家一起禱告，這個禱告不見得總是嚴肅和莊重，有時候我們最後大笑，無法用言語表達某個禱告。

我們不再用許多年前我們使用的禱告詞，孩子已經長大了，這個禱告詞已經和搖籃、圖畫書和棉絨睡衣為伍。

現在我躺下睡覺，
主，求你保守我靈魂。
若我一覺不醒，
主，求你接收我靈魂。

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必須認真看待這個禱告的第二部分，十一年前我曾經認真看待過，可是後來就沒有這麼作。現在我把焦點放在第一部分，我祈禱神會把我孩子的靈魂保守在祂手中，使他們能愛神、信任神、跟隨神，不論祂把他們帶領到何處。

祂正回應這個禱告。

《堅持一生的道路》

The Will of God as a Way of Life

傑瑞·席哲（Jerry Sittser）著，劉美津譯

每個決定都充滿平安、信心
以神的旨意為你一生的道路

我們都聽說神對我們的一生有個計劃，可是，在實行上，這究竟是甚麼意思——也就是說，我們面對生活裏的重要決定時，比如該和誰結婚？要接受哪份工作？應送我們的孩子去哪個學校？或者要參加哪個教會？有時候，神完美的心意似乎很難找到、迷亂，令人無所適從，又很容易錯失。我們甚至可能懷疑：過去所作的選擇，是否曾經偏離了神為我們的一生所定的計劃？

《堅持一生的道路》探討一些重要的問題，如：假設神對我們的一生有個完美的計劃，那麼我們有多少自由？遇見苦難和麻煩，表示我們偏離了祂的計劃嗎？神究竟是怎麼說的？

席哲討論了這些和其他問題，提出一個符合聖經的看法，讀者會覺得能真正得到自由。不論你已經作了甚麼決定，他指出你仍舊可能活出神對你的生命所作的完美計劃——即使你覺得自己和不合適的人結了婚、選錯了行業，或者面對某種嚴重的麻煩。

本書包括為個人和小組設計的研讀問題，能幫助任何人面對大大小小的決定。

《出人意外的祝福》

A Grace Disguised: How the Soul Grows Through Loss

傑瑞·席哲（Jerry Sittser）著，張書筠譯

災難恰似深具破壞性的洪水。它既不留情、又不饒人，而且毫無忌憚，冷酷殘暴地腐蝕人的身、心、靈。有時候，它會即時造成損失，好像水壩突然裂開，急流撲天蓋地而來，漫過所經之處。它有時候連綿不斷，像滂沱大雨，導致河水湖水暴漲而淹沒兩岸，破壞了流經之地。無論哪一種，災難把人的一生都改變了。

傑瑞·席哲的遭遇就像水壩破裂那樣，一場出人意外、令人不解的車禍吞沒了他一家人。在幾秒鐘之內，席哲的人生完全改觀。一個酒醉的人駕駛的車輛迎頭撞上席哲一家人乘坐的車輛，奪走了席哲的妻子、母親、四歲大女兒的性命。在《出人意外的祝福》中，席哲引領讀者走過這場天翻地覆的事件，以及他對這場飛來橫禍可能的意義所作的反思。一個人經過如此悲痛的損失，要如何生存。基督徒相信一位無限良善、能力的神，卻遭逢這樣的巨變，該如何回應？

失喪的本身不一定是界定生命的時刻；我們對失喪的反應倒是闡釋生命的時刻。我們遭遇到甚麼事並不打緊，倒是我們裡面有甚麼變化才更重要。黑暗滲透到我的心靈，一點也沒錯。然而，光明也一樣。二者對我個人的轉變皆有貢獻。